

宁波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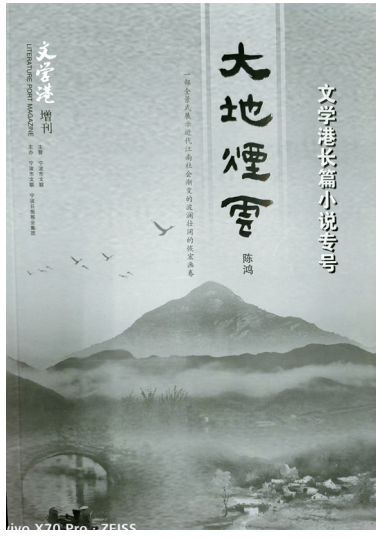
精雕细刻晚清宁绍平原风俗画

——评陈鸿《大地烟云》

南志刚

陈鸿的长篇小说《大地烟云》以士绅谷适之与大贫女人冬香爱情故事为主线，聚焦禹城人文历史和晚清社会，观照宁绍平原民风世情，钩沉浙东历史意蕴，塑造了谷适之、冬香、袁老嫫、阿狗、季老翁、金大牙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全景式展示了晚清江南波澜壮阔的恢宏画卷。

作者精细描绘了晚清宁绍平原



人物人情。《大地烟云》书写浙东饮食、服饰、语言、童谣、建筑、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生存理想等，塑造了士绅、落魄秀才、平民等各色人物形象，精雕细刻一幅幅生动鲜活、灵动自然的宁绍平原风俗画。谷适之具有传统士子的修养和情怀，期望还原谷家的血性与文脉。但是，晚清时期的社会现实一次又一次击碎了他“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击碎了他寻找家族血性与根脉的一切努力。季老翁是八大士绅家族首领，继承了先祖的一些优秀品质，也养成了豪强士绅的习性，利用黄头勇干涉地方事务，思想保守，强烈排斥新世界新事物，逐渐蜕化为地方豪绅。谷适之和季老翁是传统士绅的回光返照，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正在迅速瓦解，不走向转型，则必然覆灭。谷家士绅的进取心和基本修养，整天吃喝等死，既无社会责任，也无人理想。朱秀才崇尚破坏性力量，善于投机，帮助金大牙开押花会，为胡姑娘出谋划策。谷家士绅和朱秀才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落魄与裂变。《大地烟云》的底层平民书写，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风物世情，这里有流氓无产者游民金大牙，有铤而走险的胡姑娘，有长年劳作依然贫困的丁灶头、夏嬷嬷，还有“永世不能翻身”的堕民冬香、袁老嫫、车有财等。

作者描述了个性鲜明的江南空间。《大地烟云》一开始用“官镇的师爷，丰镇的拐子，南山的强盗，清水的婊子，夏镇的木卯”，将禹城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和盘托出，既清晰描绘了官镇、丰镇、南山、清水和夏镇的地理方位，也揭示了江南小镇特有的民风民情。小说中所有人的命运，无不受地域文化深刻影响。金大牙出自丰镇，开押花会，跑生意，样样在行。冬香为清水镇的大贫，尽管谷适之有纯真爱情，也只能以奶妈身份进入谷家，一辈子没有名分。袁老嫫、车有财等居于清水，终身难逃“大贫”的行当。胡姑娘出身清水，嫁作夏镇妇，既做了“婊子”，也成为“姑娘”。阿狗出身于南山，少年居于官镇谷家，创业于夏镇，天丁地，是串联起士绅、堕民、贫民、盐场灶民、南山山民、南山道士、传教士、英国公主的重要线索。阿狗的成长和命运走向，某种程度上是晚清社会普通民众命运走向的隐喻。

作者展开了意味深长的“创世纪”叙事。《大地烟云》探索禹城历史“创世纪”，“引子”从西晋会稽郡开笔，追溯义兴禅师创建天童寺、贺内史带领百姓开凿浙东运河，叙述宁绍平原成为唐诗之路的历程。八大士族南迁禹城，既是禹城历史的华章，也是八大士族的“创世纪”。他们同心协力，崇儒重教，文武双修，带领百姓挖田成湖，协助官府治理禹城，成就官镇辉煌。《大地烟云》将禹城紧紧地镶嵌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既为晚清宁绍平原风俗画卷提供了丰赡深厚的历史内涵，也为晚清禹城社会结构消歇提供了历史注解。

荐书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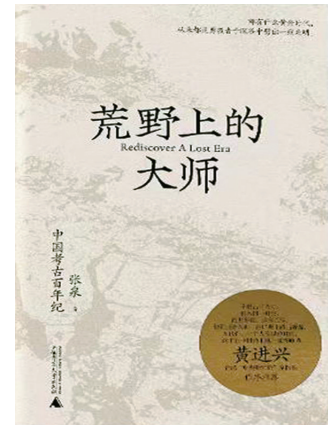


Table with book metadata: Author: 张泉,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ate: 2022年3月

好，而近代考古学的生成却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为了与旧有的古物学传统划清界限，当时就有“锄头考古学”和“圈椅考古学”的辩论。第一代中国考古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在荒原上渐渐形成。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在迷雾中慢慢前行。“北京人”头骨杳无踪影，陈寅恪手稿化为灰烬……在凄风苦雨中，大师们矢志不渝。除了史语所，这部作品还讲述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里各位先生的故事。考古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除了田野考察，还需要语言、历史、艺术等多门学科的支撑与多向的交流。长衫裹风尘，白霜染鬓发，荒野上播撒的种子，已经茁壮长成了大树，穿过荒原的风，依然传递着大师们的故事。中国考古，考古中国，历史不能被遗忘。（推荐书友：林颀）

考古学在中国，迄今不过百年，然而，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像掩埋在地下的文物，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召唤着有心人的发掘。2011年秋，时任《生活》杂志副总编的张泉访问史语所，《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由此而生。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史语所的成立与其主导的以安阳发掘为代表的考古活动，成了中国考古学的起点。中国文物研究传统是金石学，即器物类型定义和阐释，这是书斋文人的兴趣爱好。作者系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品鉴

烟火气里的生活温度

——读滕肖澜长篇小说《心居》

鲍静静

作者滕肖澜官宣：《心居》侧重的是“心”，书中不少人物为了心中所想不断努力，奋力挣脱，最终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居所。小说采用双女主结构，分别是上海原住民代表（跨国公司高管）顾清俞与安徽籍新上海人代表（家庭妇女）冯晓琴。顾清俞单身，想通过假结婚购买豪宅，结果接单的是自己一直苦苦等待的初恋情人、导游施源。两人相见时，世俗地位从原先的旗鼓相当变成女强男弱。而顾清俞的身边一直陪伴着一位追求者、手握十几套房子的暴发户展翔。冯晓琴，15岁就在乡下生下了现在名义上的弟弟冯大年，后嫁给顾清俞的双胞胎弟弟顾磊，带着妹妹冯茜茜一起住在四世同堂的顾家。顾家的双胞胎姐弟，地位悬殊，姐姐顾清俞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弟弟顾

磊生存在人间的底层，而且身体不好，性格懦弱平庸。既然望“夫”成龙无望，冯晓琴就把所有的梦想寄托在儿子小老虎的身上。丈夫在世时，她渴望买一套独立居室，可惜一直未能实现。房子是吸引读者阅读需求的视觉符号，它真正要表现的是物质条件以及女强男弱世俗魔咒对独立女性精神诉求的桎梏与碾压，读者会感受到情节推进中的戏剧冲突。顾清俞36岁前就已升任跨国公司高管，买了独立居室，才貌双全，在家人危急时挺身而出，用金钱解决问题。她掌控生命主动权，独身、结婚或离婚，都是自己说了算。读者可以想见顾清俞曾经的奋斗历程。然而，当顾清俞走入与施源弄假成真的婚姻里，却立马遭遇了世俗成见对女性“独立”的逼迫。这样的婚姻，如果不解体，也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冯晓琴，丈夫顾磊意外

身亡后，她与展翔越走越近，但无法确定这究竟是出自感情，还是缘于展翔十几套房子带来的辐射？终于冯茜茜更是在物质淫威下丢失身心底线，被上海“放逐”。《心居》关心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表现出对民众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作者滕肖澜说：希望读者在感慨人生不易的同时，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即使身处逆境也始终抱有希望。为了达到这样的写作宗旨，小说描写了大量的家宴场面来折射无处不在的亲情感。谈论滕肖澜小说，若离开了时代风气，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也是隔靴搔痒。所以阅读《心居》，我们不能停留在家庭与伦理的狭隘关系里，而是要把人物置于时代洪流与社会变迁的广阔背景之下去考量。顾磊死亡是冯晓琴个人奋斗过激间接造成的。在顾清俞看来，冯

晓琴做过传销，与男人不清不白，还有一个私生子，算不得好女人。顾磊过世后，家庭妇女冯晓琴失去了男性桥梁，开始与社会短兵相接。她瞄准养老院作为创业内容，还推动展翔进一步创业，进而成为养老院老板。个人与他人链接中，扮演利己还是利他角色，是新的伦理法则的要点。展翔斩钉截铁地认为冯晓琴是好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理由是，养老院着火的那天晚上，冯晓琴奋不顾身地救出了两个老人。这个“好”指向社会正义层面。这是城市对人的个性的更大包容。叙述者与读者可能也会认同于展翔。“如果上海是座不夜城，是个发光体，那么，生活在上海的人們，其实是在光芒中间的，是灯下黑。我们被光芒包裹着。”如何理解《心居》，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

《必有人重写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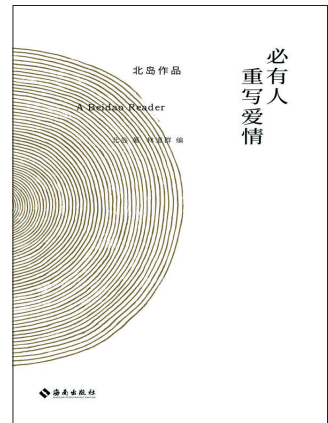


Table with book metadata: Author: 北岛, Publisher: 海南出版社, Date: 2022年4月

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从艾伦·金斯堡的纽约到卡夫卡的布拉格，从阿拉法特的拉马拉到洛尔迦的西班牙……作者与世界各国不同身份的诗人学者相逢相识、结成心契，这里有昨天与今天的对话，自我与世界的交流，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作者写道：“记载勾画的是那些以生命穿越当代全球风景而又不能为这片风景所收留所容纳的人，是重新书写人类、自我、他人，以及已他关系的高贵尝试。”《必有人重写爱情》共精选了46篇经典诗歌与散文作品，呈现诗人、散文家、画家、摄影者北岛的创作全貌。“一诗一文”的编排，是中国诗话传统之续接。从“暴风雨的记忆”到“词的流亡”到“大地之书”，三辑诗作完整展现了诗人的人生行旅，映照20世纪下半叶激荡的时代风景。北岛的散文则简净有妙趣。书中也有多幅绘画与摄影作品，这是北岛在文字之外找到的另一种语言。（推荐书友：励开刚）

对于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喜欢诗歌的朋友来说，北岛是非常熟悉的作家、诗人，可以说北岛的诗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镜像。本书收录了北岛新诗《歧路行》选章，从中能看到诗人一如往昔的铿锵之音，那纷繁的意象、子弹穿梭般密集的排比，更显雄浑气象。《歧路行》共34章，写作历时11年。“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诗人北岛的“旅行之道”，是在漂泊中与世界坦诚相对。在越来越孤立的年代，重新思考何为世界主义。对于散文，作者认为，它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



欣然何所欲，慕贤心自芳

——施建江的藏书故事

方其军

我的朋友施建江为人谦和，翩翩有君子之风。我俩结识，只因诗与书。2019年夏天傍晚，同事约着数人小聚，其中有一位是同事发小。初次见面，闲聊说起最近关心何事，同事替他答道：“我这小伙伴最大的爱好是藏书、看书，听说最近在读莎士比亚的集子。”我不由定睛看了他好一会儿。他略带不好意思地笑笑：“只是凑热闹看点皮表。”我说：“你读莎士比亚，主要关心什么？”他说：“莎士比亚毕竟是英语文学的传统高峰，他的剧本是世界文学的丰厚遗产，而我更在乎他的十四行诗，感觉他的诗行埋藏着文学的秘密。”我确定他是真读了。这位就是施建江。就这样，我俩熟络起来，仿佛就始于莎士比亚的“引见”。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频繁相互点赞，时时品头论足，扯点闲篇。施建江发帖时密时疏，但凡发了，基本是“正

式行文”。其中，古诗占比较大。我任意选一首诗作《过杏山村》：“黄花香满丛，青山鸟啼空。孤舟浮沧浪，春风任西东。随意江岸歌，纵目移云踪。闲来此处好，临去羨村翁。”运笔简朴，格调清雅。似乎读的是古籍上的一首古诗，然一细辨，江岸上那玉树临风的诗人，却是戴着眼镜，穿着西装。诗文写得通透纯熟、古风 and 畅，自然是手不释卷与日常感悟之功。施建江在朋友圈发帖，往往一首格律诗搭一幅西洋画，中西合璧别有趣味。那图，往往是某一部经典图书的插图，不是网上转载，而是手机对着图书拍摄的。那些图书，均是他的藏书。施建江的藏书有两大类：一是民国新文学，二是西文珍本书。我曾参观他的书房，洋洋万部，四壁书墙，羡煞旁人。施建江吟道：“唯此珍本册，独慰岁寒心。”有一段时，他执着于搜集三联书店始时密时疏，但凡发了，基本是“正

丛》，收有房龙《宽容》《人类的故事》等。他说：“我陶醉于那素雅质朴的封面设计、稳健清朗的学风，一股清流自是民国气韵。”对于有些丛书，他表示比较喜欢早期的，《续集》往往难以超越最初建立的经典感。在施建江位于余姚临山镇的书房内，我还看到民国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箱《饮冰室文集》。用木箱子装整部文集的“装帧”，我还是第一次见。不止于此，我还第一次见了民国原版的徐志摩作品集《志摩的诗》《巴黎鳞爪》。我年轻时读《徐志摩诗全编》，见其中作品未注或附录解读指称《志摩的诗》《巴黎鳞爪》等如何如何，不无遗憾地估想存世稀少，恐难以一见了。不料，人至不惑，却在此处见着“真经”，不禁搓手暗喜。那民国的油墨清香，一下子盈室若幽兰绽放。真正懂徐志摩的，必知道那诗行可不只是“优美”一词可贴标签的。在施建江的书房里，好书善本令我目不暇接，比如手迹版的《刘白羽编选唐诗》，朝花社选定、上海光华书局发行的1930年原版《艺苑朝华》丛书……施建江对书产生兴趣，缘起于高中语文老师借给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完意犹未尽，于是用零花钱逛起街上的两三家书店。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对书的瘾头越来越大，口味越来越刁钻。如今寻常书

店已难以满足需求，而像样的实体店日渐零落。他说：“好在互联网发达起来，网上旧书店仿佛就是精神徘徊与栖居之地。”他觉得，淘书人其实都是贪心的，恨不得天下好书尽归己有。历史上，有散尽家财的，也有巧取豪夺的。而他做的最过分的事，竟是这样：在网上旧书店看到一本好书，手慢无，被别人抢先订了。架不住他对这本书的“爱恋”，他私下给店主发消息，加钱抢来。施建江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高中语文老师，后来，因家中实业需要他操持而辞职，一双握粉笔和教鞭的手就得摸商务合同和产品模具了。然而，一个书生骨子里对书的喜爱，反倒因某种意义上“离开”更显炽烈。他曾戏作《书奴》：“日常懒散不用心，偶尔忘情人山林。从容计较浮生术，抚弄书册也道勤。”某日，劳作半晌，襟衫淋漓，一碗米饭就干菜汤，鲜美无比。施建江感叹，人生羁縻外物，常为所苦，实则一饭一汤亦足矣。心藏圣贤，腹有诗书，人生咸淡都甘之若饴。他遂记四行字：“米饭干汤，慰我汗襟裳；欣然何所欲，慕贤心自芳。”

《收山》



Table with book metadata: Author: 常小琥, Publisher: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Date: 2022年1月

看他这辈子做了什么，而是看徒弟对他做了什么。”小说以此为突破口，牵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故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屠国柱道法自然，对于勤行的热爱和赤诚，使葛清深受感动，遂将宫廷烤鸭的技艺与配方传授给徒弟，最终体面收山。葛清对屠国柱说：“勤行你这样的苗子，不多，但单凭你一人，撑不起的。任你钻得再深，学出精来，也不过是保住这一行的香火，别断下去。有朝一日，能给人当一块垫脚石，便是你功德一件。”这些醉心于本行业的厨师，他们年龄不同，经历有别，却都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捍卫着自己的信仰。有人将《收山》称作北京版的《繁花》，似乎有些道理。金字澄澄感慨：“《收山》让我忆起老舍先生‘上知绸缎，下知葱蒜’的古典叙事法则，京字京韵，细节风景深入骨髓。”时代在飞速发展，留住舌尖上的记忆变得越来越难。这部绘声绘色的美食图鉴，从灶台分派、刀工、摆盘到煎、炸、煮、烹，烹饪技法，冷荤雕工，皆有传统行业的“传帮带”，师父将手艺绝活儿传给徒弟。“一位师父能否体面地收山，不是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生活紧密相连，每个人对此都有感悟。古今中外，有许多涉及美食的文学作品，但以厨师为视角的小说并不多见。前不久，偶然翻阅常小琥的《收山》，不禁眼前一亮。多年来，常小琥以小说创作荣获多项文学大奖，被誉为文坛明日之星。在《收山》中，作者坚持一如既往的常氏风格，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揭示生活的常态与变化，寻找人间烟火中的热辣滚烫。在这个传统美食与摩登烹饪交织的老北京饭店里，作者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并且选择了观察的时间起点——20世纪70年代末。“收山”，就是传统行业的“传帮带”，师父将手艺绝活儿传给徒弟。“一位师父能否体面地收山，不是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